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九

起柔兆困敦盡重光
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

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 二月

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

優劣以少康為優

帝謂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

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飭
漢祖因土崩之執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
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因繫
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
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嗚呼帝固有志於少
康矣然而不能殲澆殪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
兆其謀也予觀帝之所以論二君優劣書生之譚耳
未能如石勒辭氣之雄爽也夏戶雅翻少詩沼翻

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九錫之漸也

丙

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

時帝與博士淳

于俊論易庾峻論書馬照論禮記考其難疑答問
不過摘挾經義及王鄭之異同耳非人君之學也

帝嘗

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

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

沈持林翻散悉賈翻騎奇寄翻屬之欲翻

特

加禮異謂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

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

望為中護軍其職在外傳

子曰追鋒車施通懣遽則乘之令虎賁五人舁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懣如輅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陳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

之子也

裴潛事武帝守代郡著名

六月丙午改元

蓋以甘露降而改元也

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

軍鄧艾曰洮西之敗

見上卷

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

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

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

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孔穎

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發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鄭司農所謂戈矛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犀堅也古以

犀兕為犀謂堅為犀

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

將易艾自謂初代王經也

兵新謂遣還洮西敗卒更差軍守也將即亮翻

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

三也

言蜀船自涪成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隘小舟猶可入也魏

軍度隴而西皆陸行

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

分為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

趣七喻翻下同

熟麥千頃為之外倉賊有點計其來必矣

點下八翻

秋

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

復扶又翻

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

董亭趣南安

水經注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歷其下東北注于渭

艾據武城山

以拒之

水經注渭水過獮道南獮道南安郡治也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蓋以山名縣也鄠

道元後魏人武城縣必後魏所立而魏汝地形志無之蓋廢省也

維與艾爭險不克其

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

水經注上邽之南有段溪

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杜佑曰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趣七喻翻

大破之以艾為

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

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

言士卒進

散如星不能收拾成隊伍

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

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

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 九

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

說輸

蒯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

驃騎

及車騎將軍劉纂

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

江都縣屬廣陵郡此

自邳溝入淮自淮入泗也

以圖青徐

魏青州統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彭城東海琅邪

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徐州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

立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緄

從才用翻緄丑林翻丁亥峻卒吳人以緄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還從宣翻已丑吳大司馬

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

知其可成賜巾襦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言當自謹修於四教襦單衣漢魏以

來士庶以為禮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服襦古侯翻

忠壯好直言好呼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爭讀到翻又公論

之

公然於衆中論其得失

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

者也

徐原字德淵

及原歿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

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今不幸

論語曰不幸短命死矣

岱復於何

聞過

復扶又翻

談者美之

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

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

將即亮翻

綝更以胤為

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

冬十月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

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

丁晏

魏晉之制中書無丞此吳所置華戶化翻

告喻脩宜速去意

言宜速往武昌否則

且有誅罰

脩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

軍孫咨

楊崇蓋脩帳下典軍

告以絀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絀

對無之稱於此則文義不為通通鑑既因三國志舊文今亦不欲輕改難乃旦翻

絀不聽表言

脩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脩脩又劫融

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脩引兵至蒼

龍門

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

將士見公出必委絀就公

委弃也時

夜已半脩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

約勒而號

令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脣盡死無離散者

為子偽翻

脣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

比必寐翻

緄兵

大會遂殺脣及將士數十人夷脣三族己酉大赦改元

太平或勸呂據薨魏者據曰吾耻為叛臣遂自殺

據父範佐

孫策以造吳故耻為叛臣自殺以明節

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左僕射盧

毓為司空

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僕射僕射

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于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今闕則左

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省事毓余六翻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

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

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

被楚撻

楚荆也撻擊也被皮義翻

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

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

長知兩翻

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

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

為于偽翻

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

使酖祥覽知之逕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

漢書

齊悼惠王傳奪反孝惠危師古曰反音幡

自後母賜祥饌

饌雖戀翻又雖晚翻

覽輒先

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

州郡之命母終毀瘁

瘁秦醉翻病勞也

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

虔擢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

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徐州之地東際海西北距泗沂故曰海沂

邦國不空

別駕之功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

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

與讀曰預

峻厚遇之官至

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

九官即九卿也魏明帝太和二年吳主還建業留尚書九

官于武昌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

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春三月大梁成侯盧毓卒夏四月吳主臨正殿

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難乃又科兵子弟

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科當作料音聊

量度也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少詩照翻日

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長丁丈翻又數

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

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詔宣行也數所角翻今大將軍問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

挹之但令我書可邪書可畫也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

取蜜

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蜂糖也藏徂浪翻下同

蜜中有鼠矢召問

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

謂向

者嘗求蜜也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

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

燥此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

詰去吉翻

左右莫不驚悚

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

玄死

見上卷正元元年颺死見七十五卷

王凌毋丘儉

邵陵厲公

嘉平元年颺余章翻又余亮翻

相繼誅滅

王凌死見七十五卷嘉平三年毋丘儉死見上卷正元二年

誕內不自安

乃傾帑藏振施

帑它郎翻施式智翻

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

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

畜許六翻

因吳人欲向徐

徐場即徐

塘在東關之東場烏葛翻

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

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叅佐慰勞四征

魏置

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并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趣勞力到翻

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

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

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

充父達先為豫州而卒故稱之

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

難乃旦翻

吾當死之

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

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豫

州毋丘儉既死復督揚州

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

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為

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

遂殺綝

征東將軍與揚州刺史同治壽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為儲帥故誕疑綝間已間古覓

翻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

魏郡縣皆置屯田凡

屯田口悉官兵也

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

勝音升

聚穀足一

年食為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覲至吳

將如

字少詩沼翻覲疾郢翻又疾正翻

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

牙門

諸將之子弟也質音致

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

也

壹孫奐庶子也夏戶雅翻

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

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來奔乙巳詔拜壹車騎將

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

豐厚

崇異孫壹者以招攜貳也

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

昭若

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為變者故奉之以討誕

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

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

是役也司馬昭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武丘唐為沈丘縣

以鎮

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

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

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

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

屯安豐為文欽外執

安豐縣漢屬廬江郡魏分屬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

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
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
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
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
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
也書奏報聽報基聽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
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重直龍翻塹壘甚峻文欽等數

出犯圍

數所角翻

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

諸軍事石苞

監古街翻

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

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

水經注決水出廬江

雩婁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右會陽泉水水西有陽泉縣故城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決水又北

入于淮

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繇大

發兵出屯鑊里

後吳主責孫繇以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則鑊里當在巢縣界

復遣朱

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

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異留輜重於都陸

水經注博鄉縣王莽改曰楊陸泄水出焉北過芍陂又西北入于淮意者

都陸即楊陸歟又據晉紀

進屯黎漿

水經注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水東

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

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

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鎩里辛未引兵還建業

壽春之圍已固

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綝能舉荆揚之衆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

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猶庶幾焉

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

衆

喪息浪翻敗補邁翻

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

為後吳誅孫綝張本

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

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

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

開古
蒐翻

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

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

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

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

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

須待也

今宜及衆心

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

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

言不若決死而求生無為坐守而待斃

文欽曰

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

內變將起奈何舍此

舍讀曰捨

欲乘危徼倖乎

徼堅

班彞固

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彞二人懼十一月弃誕踰城來降

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

輝儀懌兄全緒之二子輝一作禕

與其家內爭

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于是懌與兄子靖及全

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

會策密為輝儀作書

為于偽翻

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懾

等說吳中怒懾等不能拔壽春

言不能拔壽春之衆於東園也

欲盡誅

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懾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

出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懾平東將軍

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

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

秦地四塞以為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

之秦

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

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

雍於用翻

及安西

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辟於芒水

水經注駱谷水出郿塢東

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盤屋縣竹園中又北流注于渭予按駱谷在今洋州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望

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

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

國論以諷之

續漢志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漢官曰秩比二千石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

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者為天子之下大夫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如何曰

列國之上卿

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

處呂翻

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

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

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三分天下有

其二所謂以少取多也句踐歸越弔死問疾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弱越斃彊吳

或曰曩者項

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

以為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

事見十卷漢高

帝四年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

言世

世居尊位君臣久固民習所專

民習見君臣之分明故專于戴上

深根者難

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

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

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

民疲

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

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

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

國並據之執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

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

如審發

跌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是故智

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

孔穎達曰舉足謂時之步為于偽翻

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

湯伐桀鳴

條一戰而革夏命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

度徒洛翻

如遂極武黷征

征伐不欲數數則黷

土崩執生不幸遇難

難乃翻雖

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熊周之言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

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

逆迎也降戶江翻

此敵無備之時

也可以戰矣誕及唐洛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

五六日攻南園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

箭

石車即砲車也車昌遮翻

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

流盈漣

漣七豔翻

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

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

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

言誕欽初以詭計苟合事急愈相猜疑

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鶩虎將兵在小城中

鶩虎欽二

子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

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為用遂單走踰城

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

子固應就戮然鶩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

心也乃赦鶩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

呼火故翻

文欽之子

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鶩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

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

者不發曰可攻矣

知其衆無拒守之心也

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

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寤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

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

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卒不變以至

於盡

史言諸葛誕得人心人蒙其恩而為之死卒子恤鞠

吳將于詮曰

詮且線鞠

大大

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

也乃免胄冒陳而死

陳讀曰陳

唐咨王祚等皆降

唐咨本魏人降吳見

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

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

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

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

孤城之中

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

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

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

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

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卒子議

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仍相因也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

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

言全其國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

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河南

都也河東河內皆近京師處昌呂翻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

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

聽文鶩兄弟收歛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文歛譙人也舊墓在

馬歛力贈翻

昭遺王基書曰

遺于李翻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

謂前詔諸軍轉據北山

時未臨履亦謂宜然

臨履謂親臨其地而履行營壘處所也

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

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

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

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

死者大半

事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

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

糧餉不繼軍復上邽

謂段谷之敗也

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

敵則慮難不深

難乃旦翻

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

謂孫緄君

臣相猜

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

俘馘十萬罪人斯得

謂禽諸葛誕也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自歷代

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

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犇

復扶又翻

懼挫威也

事見六十三卷

漢獻帝建安五年

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

德攻矣

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夫建業者異道

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于不仁

如夫

差智伯也

存義之國喪於懦退

如宋襄公是也喪息浪翻

今一征而禽

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

生虜為俘裁耳為馘古者戰勝

馘所格之左耳而獻之

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

惠吳人結異類之情

書曰皋陶邁種德孔安國注曰種布也夫種則有穫種惠於吳

人使歸心中國以成他日混一之功如種藝之有秋也

寵鵞葬欽忘疇昔之隙

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

懷其德

樂音洛

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

孰能當之哉

鑿齒晉人其辭蓋有溢美者

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

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比之張良也

漢姜維聞諸葛誕死

復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維以段谷之敗貶行大將軍事

夏五月詔以

司馬昭為相國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按蕭何傳何自丞相拜相國則相國尊於

丞相封晉公食邑八郡

晉書帝記曰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

平陽凡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秋七月吳主

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

奮徙章安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

八月以

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

昶音丑兩翻

詔以關内侯王祥為

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帝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

禮

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

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鄭玄注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三王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惇史惇厚者

也徵其禮者依違言之更音工衡翻

小同玄之孫也

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

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吳孫綝以吳

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

難音乃旦翻

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

不朝

朝直遙翻

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

古倉蒼字通用

武

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

闔音開又苦亥翻

分屯諸營

欲以自固吳主惡之

惡音烏路翻

乃推朱公主死意

朱公主死見上

卷正元二年推尋也尋問公主所以見殺之意

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

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

吳外部督建業

外營兵

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

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承謀誅綝全后父尚為

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執輕

小於孤

謂輕視之以為幼小也

孤前勅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

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

上時掌翻

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

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

綝蓋築第於朱雀橋南

不復朝見此為自

在無所復畏

自在謂居處自如不復知有君上復扶又翻見賢通翻

不可久忍今

規取之也

規圖也

卿父作中軍都督

衛將軍督中軍

使密嚴整士馬

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

吳有左右

無難營兵督作版詔勅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

當得之

正爾猶言
正如此也

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

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緄同堂姊邂逅漏洩誤

孤非小也

避戶麻翻
返戶茂翻

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

母母使人密語緄

語牛倨翻

九月戊午緄夜以兵襲尚執之

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

劉承即
劉丞

比明遂圍宮

比必
寐翻

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

鞬居言翻
戰弓矢器

曰孤大皇帝

適子

適讀
曰嫡

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

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食

咤陟
駕翻

罵金后曰爾父憤

憤

憤鳥外翻類篇曰悶也

敗我大事

敗補邁翻

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

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

復扶又翻下同

因自殺絀使光祿勳

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

吳主亮時年十六會工外翻

召羣臣

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

少詩治翻處昌呂翻

同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

怖普

布翻曰唯將軍令絀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

受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絀怒殺之

典軍施正勸絀迎立琅邪王休絀從之

吳制中營置左右典軍

已

未絀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

楷以吳同姓為宗正中書郎即晉中書侍郎之

職

迎琅邪王於會稽

吳建興元年休徙丹陽既又徙會稽會工外翻

遣將軍孫

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金尚於零陵尋追

殺之遷金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

杜祐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界

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

喁喁

喁魚容翻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又相應和聲

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絀

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

徒唯唯而已

唯以水翻諾也

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

將相之任

汜音祀處昌呂翻

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

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

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

絀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絀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

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上璽符

乘繩證翻

上時掌翻

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

引讀曰割

王就乘輿百官

陪位絀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王下車荅拜即

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

吳主休字子烈吳主權第六子

孫絀稱艸莽

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

謂他有賢者進用恐妨其路求引身

之避吳主引見慰諭

見賢通翻

下詔以緄為丞相荊州牧增邑

五縣

緄遷大將軍封永寧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

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

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闥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

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

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即

位逐寵任之為布擅吳立孫皓以亡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立永康縣屬東陽郡

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

休徙丹陽見七下五卷邵陵厲

公嘉平四年先悉薦

其妻習氏諫之

習姓按風俗通漢有外黃令習一

翻數所角翻下同

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它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

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

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

而復逆自猜嫌

復扶又翻

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

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

好呼到翻

方欲自顯於天下終

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

如此乃當逆見優饒

逆迎也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

非但直活而已

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

敗

左傳楚威尹克黃自拘於司敗司敗即司寇也

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君

齊桓公與

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

為相遂霸諸侯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

而走披斬其祛及重耳反國與披謀國其遣衡還郡勿

事發呂卻之謀薦趙衰守原為于偽翻

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祭戟

果如習氏所料

己丑吳主封

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

和死皓全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

羣

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

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

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齋詣左將軍

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

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

臣無異當復改圖耳

上時掌翻復扶又翻

布以告吳主

緄以布為吳主所信

倚故詣之酒酣失言遂以賈禍緄之凶愚其赤族宜矣

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

賞賜

數所角翻

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

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

事

分緄之權也

或有告緄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

緄緄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緄

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

中營兵即中軍也吳人謂裝船

為裝載緄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載才

又取武庫兵器

吳主咸令給與緄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

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

軍魏邈說吳主曰緄居外必有變

說輸芮翻

武衛士施朔又

告緄謀反

武衛士武衛之士也

吳主將討緄密問輔義將軍張布

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

斷丁亂

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

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

卒讀曰猝

可因臘會有陞兵以

誅之

陞兵宿衛之兵夾殿陞者所謂陞戟之士

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

中謠言明會有變

明會明日臘會也以土德王用辰臘

吳絀聞之不悅夜

大風發屋揚沙絀益懼戊辰臘會稱疾不至吳主彊起

之

彊其兩翻

使者十餘輩絀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絀曰國家

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

遂入尋而火起

尋繼時也

絀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

丞相也絀起離席

離力智翻

奉布目左右縛之絀叩頭曰願

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緄復曰

復扶又翻願沒為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為奴乎胤據死見

上甘露元年遂斬之以緄首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者皆赦

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闓音開又

之諸弟據思幹蓋已就誅獨闓走欲投北降戶江翻夷緄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

綬斲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槨厚薄皆有度斲而薄之以示貶已巳吳主以張

布為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

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偽翻吳主

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

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恪死見上卷
嘉平五年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
帝建安二十四年

皆實兵

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

捍拒曹爽

事見七十四卷邵
陵厲公正始五年

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

議以為錯守諸圍

錯倉
故翻

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

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

諸葛亮築漢樂二
城見七十一卷明

帝太和

聽敵入平

謂縱敵使
入平地也

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

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

王含守樂城

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

而北流注于漢

護軍蔣斌守漢城

姜維自奔險要以開狡焉啓疆之心書此為亡蜀張本斌

彬音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

見賢通翻下同

先是頓丘冠

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

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寧陵縣前

漢屬陳留郡後漢魏屬梁國頓丘縣漢屬東郡魏屬魏郡冠軍縣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魏屬梁國先惠薦翻夏音賈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而數屈於井

數所角翻

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

司馬昭見而惡之

帝有誅昭之志不務善晦而憤鬱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揜蓋亦淺矣此

其所以死於權臣之手乎惡烏路翻

夏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卒漢主

封其子諶為北地王

諶時壬翻

詢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尚

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

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

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二年孫壹來降

是歲以

王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荊川為二都督

基鎮新野州
泰鎮襄陽

元皇帝上

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謚法行

義說民曰元帝本名璜即位改名奐

景元元年

是年六月方改元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詔

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遵前年之命也復扶又翻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勝音升

五月已

丑召侍中王沈

沈特林翻下同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言路人亦知其將篡

吾不能坐受廢辱

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卿下當有等字

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

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

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

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

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

之致死

為于偽翻

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

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毋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

重直用翻重再也詳審也

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投地

說文曰素白綴繒也此黃素詔者蓋以白綴繒染為黃色以書詔

曰行之

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

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

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呼考異

曰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

帝遂拔劔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

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佗遇帝於東止車門左

右呵之佗衆奔走

佗讀曰曹

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

於南闕下帝自用劔衆欲退騎督成倖弟太子舍人濟

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

畜許六
翻騎督

督騎兵晉志太子舍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騎

奇寄翻倖
七內翻

正為今日

為于
偽翻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

戈前刺帝殞于車下

時年二十
刺七亦翻

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

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

枕帝於股也左傳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枕尸

股而哭之三踊
而出枕職任翻

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

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

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

方比
也

今舅不如泰也

顗

阿附司馬氏而
已忠於魏室

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

亦對之泣曰玄伯

陳泰字玄伯

卿何以處我

處昌呂翻

泰曰獨有

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

少詩治翻秋曰帝之崩也

考異曰魏氏春太傅司馬孚

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薨裴松之以為違實今從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

此

言當以弒君之罪昭

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

復扶又翻

顗或之

子也

或於六翻

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

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

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非此母不生此子

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

向姓也音式亮翻

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

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

常道鄉公璜於鄴

水經注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

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

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

羣公自上三公至諸從公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

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

更工
衡翻

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

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

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

觀為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

據范書方術
傳浦里塘在

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濮陽興傳
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

羣臣皆以為難唯衛

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為可成

濮陽以邑為姓陳留風俗
傳漢有長沙太守濮陽逸

吳主休居會稽時興為太守深與
相結及即位遂與張布並見信用
遂會諸軍民就作功

費不可勝數

數音升

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會稽郡謠

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

有司以聞吳主黜亮為候官侯遣之國

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

高祖以封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治後漢改為候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候官為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候也
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陽鄉肅侯王觀卒

諡法剛德克就曰肅

十一月詔尊

燕王侍以殊禮 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

空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

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

長知兩翻

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

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廡褚

碧

麻許今翻碧力灼翻

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

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

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

當丁浪翻

徒見

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為告下之事可少須後

也須待

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

興益謂進言有益於上也受分

謂受
賞也

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碧復白曰

復扶又
翻下同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

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

好呼
到翻

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

以配唐虞

配合
也

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

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

襄陽縣漢屬南郡沈約曰
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編以

北及南陽之山
都立襄陽郡

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

化遣使質任

質音致

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

軍徑造沮水以迎之

造七到翻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千余翻南郡

臨沮縣以臨沮水得名水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又東南入于江

若由等如期到

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

遺于季翻下同說

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

謂事之虛實未定如水之泥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清澄以

俟之蓋亦當時常語也

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

皆險阻

阻與狹同

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

蔚音尉又紆勿翻卒

讀曰猝謂猝然敵人於要害之地設伏邀擊弩馬不得陳其力也

今者筋角濡弱

考工記弓

人為弓冬折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春液角夏治筋以陽煦而筋角濡滑也冬折幹秋合三材以陰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

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

要一遙翻

姜維之趣上邽

趣七喻翻

文

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

嘉平已來累有內難

謂曹爽兄弟既死累有廢立之事母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難

乃旦翻

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

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救

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

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軍也

須候節

度

頻待也

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

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

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復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

基謀

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食其音異基

昭

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

其盡理實

處昌呂翻鮮息淺翻

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

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

降戶江翻

烈奮之弟也 秋八月

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漢主以

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其平尚書

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

不能矯正

揉曲使直曰矯

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

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

比毗至翻近也並也聯也又簿必翻相次也

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

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

秘書令秩六百石

而亦不懼其

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

直朝

遙翻見賢遍翻

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羽聘于漢

羽况翻

及還吳

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

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

堂子母相樂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

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嗚呼蜀之亡形成矣薛珣見而知之

濮陽興張布用事浦里塘之役吳民愁怨韋昭盛冲以切直而不得居王所珣亦知之否邪知而不言無亦容

身而求免罪邪處

羽綜之子也

薛綜見七十二卷明帝青龍元年

是

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

因留為質

索音昔各翻汗音寒質音致

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

夏

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德王北

人謂土為托謂后為拔故以為氏或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為托拔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婁李陵胡俗以母為姓故為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夏戶雅翻

至可汗毛始

彊大

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為可汗可讀如渴汗何干翻

統國三

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

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

分其地為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推演蓋即推寅也按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南遷大澤又七

世至可汗鄰

推寅死利立利死侯立侯死肆立肆死使機立機死蓋立蓋死僧立僧死隣立

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毘氏

車昌遮翻毘胡昆翻又公渾翻又古

本分統部衆為十族

按魏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

領之乃分其氏以兄為統骨氏後改為胡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為長孫氏弟為達

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弟為侯氏後改為亥氏七族之

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盾曰乙旃氏後改為叔孫氏又命疏族為車愧氏後改為車氏凡與托拔氏為十姓

百世不通婚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

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

漢定襄郡有成樂縣後漢屬雲中郡

建安二十年併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為新興郡郡止置一縣以屬新興而盛樂故縣弃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

後魏既盛南都平城置盛樂宮於其地

部衆浸盛諸部皆

永熙中又置盛樂郡復扶又翻

畏服之拓拔氏始見于此鮮卑軻比能與魏為敵者也
軻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拔氏盛矣為後魏張
本

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十

起玄默敦牂盡開逢
涓灘凡三年涓音墩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

也戊子立子璽為太子

璽烏闢翻據吳志吳主休為四
子作名字璽音湖水灣澳之灣

非先有此音也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

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

左傳魯襄仲曰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姜維字伯約

廖力教翻今力弔翻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謂較智則不出于敵人之上而較力則又弱小也厭於鹽翻冬十月維入寇洮陽

洮陽

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維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臨洮水曰洮陽城

杜佑曰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洮土刀翻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還住

沓中水經注洮水逕洮陽城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又東逕迷和城北意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

諸羌中即沙強之地晉張駿據河西因前趙之亂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強川甘松五屯護軍

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強川師次沓中則初維以羈

侯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羆中明矣

羈

旅依漢

維降漢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元年

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

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閭宇親善陰欲廢維樹

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

敗補邁翻

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

事見七十四卷邵陵

厲公正始六年

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

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

此維

未出洮陽以前事也

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因

是決計解維於沓中而伐蜀

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

祿勲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

漢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世祖中興

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復置御史大夫未嘗分左右也蓋吳分之初興為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會守式又翻

稽王左右督將

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徙居會稽自會稽入立未嘗封會稽王也會稽當作琅邪

將即亮翻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

國以佞巧更相表裏

更工何翻

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

喜許記翻

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

前漢五經博士有僕射一人東漢轉

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

沈約志曰吳王濞為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為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為稱漢侍中魏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為祭酒公府祭酒漢未有之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已陰過固

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畧徧但欲與昭等講習

舊聞亦何所損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

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

惶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

不相妨也

王務猶言王事也

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

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

取布拜表叩頭

據陳壽志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詔答之語布得詔惶恐以表陳謝重自序述吳

主又面答之自王務學業以下皆面答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蓋比之孫綝以綝擅權之時不使吳主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事者在官任事也 吳主曰聊相

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

魏魏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大雅蕩之辭鮮音

息淺翻

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

卒音子

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復扶又翻

譙郡嵇康

晉書

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譙郡鉅縣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命氏

文辭壯麗好

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俠戶類翻

與陳留阮籍

籍籍凡子咸

姓譜殷有阮國

在岐渭之間周詩有伐阮徂共之辭子孫以國為姓後漢有已吾令阮敦

河內山濤河南向

秀

向式亮翻

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

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

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

與決

勝負也

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

骨立

者言其瘠甚身肉俱消唯骨立也號戶刀翻吐土故翻

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

校尉何曾惡之

惡鳥路翻

面質籍於司馬昭座

質正也面以正義責之也

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

之曹不可長也

背蒲妹翻敗補
邁翻長知兩翻

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

天下

治直
之翻

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

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污染華夏

汚烏
故翻

昭愛籍才常擁護

之

昭之讓九錫也籍代公卿為勸
進賤辭甚清壯故昭愛其才

曾夔之子也

何夔見
六十三

卷漢獻帝
建安五年

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

馬追之累騎而還

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
累騎還音旋又如字

劉伶嗜酒常

乘鹿車

賢曰鹿車言其
小僅可容鹿也

攜一壺酒使人荷鉤隨之

荷下
可翻

鍾側洽
翻鑿也

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

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

七造

到

康箕踞而鍛

康性巧而好鍛
都玩翻小冶也

不為之禮會將去康

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

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

魏尚書郎有二十
三員吏部其一也

舉康

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

之

湯武革命而康非
薄之故昭聞而怒

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

不孝康為證其不然

為于
偽翻

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

言
母

丘儉反而康欲助之母音無

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

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

登

晉泰始二年始分河內為汲郡史追書也

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

入蜀

官騎騎也數所角翻騎奇寄翻

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

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

違離也背也貳攜貳也兩屬也

而以刺客除賊

非所以刑于四海也

毛萇曰刑法也韓嬰曰刑正也

昭善之勗與之曾

孫也

荀爽之子也漢末為公

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

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

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

治直之翻

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

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

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

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

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

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

絆博漫翻緊足曰絆

使不得東顧

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

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

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典議

善用

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陳異議也

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

姓譜

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

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

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

時張翼為左車騎將軍廖

化為右車騎將軍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

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

及陰平

之橋頭

杜佑曰陰平橋頭在文州界

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

不自致

致至也又請也送也

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

如元年之詔也復扶又翻

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誥貪暴謂私為百姓所患會

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荀擅調

孔爵三十頭送建業調徒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

郡吏呂興等殺誥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

皆應之 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

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甘松本生羗之地張駿置甘松護軍乞伏國仁置甘松郡

後魏時白水羗朝貢置甘松縣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為嘉誠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

嶺為名且其地產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嶺江水發源之地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

郡之地新唐書曰甘松山在陽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洮水之西吐谷渾居山之陽

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

賢曰下辨

縣屬武都郡今城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注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逕陰平

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雍於用翻

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

午谷趣漢中

斜余遮翻谷音浴趣七喻翻

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

軍事行鎮西軍司

鍾會時為鎮西將軍瓘既監艾會軍又行會軍司監古街翻

瓘

之子也

衛覬歷事武帝文帝明帝覬音冀

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

王雄刺幽州遣勇士刺殺軻比能

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

恃

老子道經之言

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

原劉實曰鍾鄧其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

問其故實笑而不荅

鍾鄧之禍識者固知之矣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

賚將士

賚來代翻賜也

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

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

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

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

用姜維之言也

城

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

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

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

於漢城

斌音彬考異曰晉書文紀作部將易愷今從魏志

會徑過西趣陽安口

遣人祭諸葛亮墓

諸葛亮葬沔陽

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

宋白曰武興漢武都沮縣也元和郡國志曰興州城即古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其庸庸無可稱者

漢朝令人代之

朝直遙翻

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

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

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

喪息浪翻

死無益矣舒

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

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

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

為不設備邪闢城失守僉亦有罪焉

舒率其衆迎降胡烈

降戶江翻

烈乘虛襲

城僉格鬬而死僉彤之子也

傅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彤余中翻

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

藏音徂浪翻

鄧

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

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郡魏復曰天

水頌渠希翻

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

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疆川口

大戰

疆川口在嶺臺山南嶺臺山即臨洮之西傾山關驕曰疆水出陰平西北疆山一曰疆川姜維之還

也鄧艾遣王頌追敗之於疆口即是地也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

塞悉則翻

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

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

截維較一日不及

言較遲一日遂不及維也

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

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

合兵守劔閣以拒會

水經注小劔戍西去大劔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劔

開華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劔閣道三十里至險祝穆曰劔門漢屬廣漢郡為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為梓潼太守有劔閣縣葭萌秦使徐成寇蜀攻二劔克之始有二劔之號安國元侯高柔

卒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

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

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沔中時為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耳吳之亟

种歸等縣皆在江北與魏之新城接境自此行兵亦可以達沔中然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耳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

如前詔復扶又翻昭乃受命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昭辟任城魏舒為

相國參軍

任音壬

初舒少時遲鈍不為鄉親所重

鄉親戚也少

詩治翻

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

從才用翻

亦不知之使守

水碓

為碓水側實輪碓後以橫木貫輪橫木之兩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激水灌輪

輪轉則交午木屢擊碓尾木而自春不煩人力謂之水碓碓都內翻

每歎曰舒堪數百戶

長

謂小邑長也長知兩翻

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

事

皎者求以暴白於世厲危行也

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

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

上時掌翻

掾于翻

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

曰若試而不中

中竹仲翻

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

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

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參佐參軍及諸佐史毓余六翻

舒常

為畫籌而已

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筭也為于偽翻下徐為同

後遇朋人不

以舒滿數

射以兩人為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也周禮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

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侯射一侯左傳魯襄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杜預注云

二人舒容範間雅發無不中

中竹仲翻

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坐祖卧翻

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

一事哉及為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

府朝猶言府庭

也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

斷丁亂翻

舒徐

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

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

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

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微外東南流逕緜竹縣

北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宋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踰山

至文州三百三十里文州漢陰平地也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即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

四百三十里元豐九域志龍州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治江油縣南至綿州二百餘里

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

此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州金牛縣西東北至關城

百八里

與鍾會合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

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

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

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按前漢無德陽縣蓋因漢故亭而置縣始有德陽縣

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

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續漢志以為德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

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為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

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

趣涪

趣七喻翻涪音浮

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

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

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

趣七喻翻

涪音浮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

橋閣

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關山峻峭峻增極為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

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關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當馬關山之路山谷高深

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

下

推吐雷翻

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山崖險阻單行相繼而進如貫魚然

先登至江油

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綿州古涪城也

蜀守將馬

邈降

降戶江翻下同

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

陳壽曰涪

去成都三百六十里

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

黃權劉璋所用先主伐吳而敗權隔在江

北遂降魏

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

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

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

緜竹縣屬廣漢郡今緜竹縣東北至綿州百餘里

艾以

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

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誘之誘音酉

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

使疏吏翻陳讀曰陣下同

艾遣子惠唐亭

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

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

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

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

荷下可翻

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

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杜佑曰漢州德陽縣鄧艾破諸葛瞻於此因為京觀

敗補邁翻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

卒讀曰猝調徒弔翻

聞

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澤不可禁制

迸北孟翻

漢主

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奔吳或以

為南中七郡

南中七郡越雋朱提牂柯雲南興古建寧永昌也

阻險斗絕易以

自守

易以政翻

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

寄它國為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

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

治直吏翻

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

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

為于偽翻

再辱

之耻何與一辱

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奔吳稱臣是一辱矣與吳俱亡又將臣服於魏是為再

辱且若欲奔南則當蚤為之計然後可果

果決也克也

今大

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

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

謂衆心已離既行之後中道潰散必不能至南中

或曰

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

降戶江翻下同

周曰方今東吳

未賓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

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

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

率謂京師為京都蜀方議降魏周已為晉人諱矣吁

以古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

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

常無所供為

言其民既不出稅租以供上用又不出力為上有所施為

猶數反叛自

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

事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數所角翻

今

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

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

艾

璽斯氏翻
綬音受

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

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

諶時
壬翻

背蒲
妹翻

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

妻子而後自殺

曾謂庸禪有
子如此乎

張紹等見鄧艾於維

維維縣
屬廣

漢郡西南至成
都八十餘里

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

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

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

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

觀詣軍門

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觀指艾也示將受死觀初觀翻後主時年四十八

持節解縛焚觀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

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

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

官或領艾官屬

依鄧禹承制授隗囂故事也後艾由此得罪驃匹妙翻

以師纂領

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

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

卒子

姜維等聞

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

巴即巴中也

鍾

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至郫

郫縣屬廣漢郡劉昫曰梓州飛鳥縣

漢郫縣地隋取飛鳥山以名縣師古曰郫音妻又音千私翻

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

放仗送節傳於胡烈

傳株戀翻

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

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觀此則蜀之將士豈肯下人哉其主不能

用之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

圍守即魏延所置漢

中諸聞之

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漢先主以

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三年而亡

吳人聞蜀已亡

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

魏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蓋吳

置也華戶化翻覈戶革翻

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守臣主播越

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莽竊懷不

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

悵之情

卒讀曰狎勝音升忡丑中翻憂也

謹拜表以聞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

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敵不矜乎吾自懼也蜀吳之與國蜀亡岌岌乎為吳矣吳之君臣不知懼故華覈拜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表以儆之

得政以來大難屢作

難乃旦翻謂王凌母丘儉諸葛誕舉兵也

百姓未服今

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

蓋中夏

夏戶雅翻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刑繁

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

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

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

郤陵厲公嘉平元年王凌叛高貴鄉公正

元元年毋丘儉叛甘露二年諸葛誕叛

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

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

朝直魏翻國

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
彊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
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溪

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

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

陵民入遷陵界

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

尉後為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境也

長知兩翻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

陽 赤沙蓋在遷陵酉陽之間酉陽縣屬武陵郡縣在酉陽之陽劉昫曰黔州彭水縣漢酉陽縣地吳分酉陽

置黔陽郡隋於郡置彭水縣尋為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酉陽縣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川縣

亦漢西陽地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

朝郡朝也朝直遙翻

西蜀傾覆邊

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

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

教慰勞

勞力到翻

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誑居況翻

當及其根

抵未深而撲取之

抵典禮翻又下計翻撲普卜翻

此救火貴速之勢也

敕外趣嚴

趣請曰促嚴裝也

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

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

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

是時劉氏連

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

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

得循舊即帥所領晨夜進道

帥讀曰率

緣山險行垂二千里

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

帥所類

及其支黨凡千餘

級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為

太保 壬子分益州為梁州

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嵩詳柯梁州

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巴西巴東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

癸丑特赦

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

復方目翻

乙卯以鄧艾為

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為司徒增邑萬戶

賞平蜀之功也

皇

太后郭氏殂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諸

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

吳漢

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

聲而後實者

漢初李左車以是說韓信艾祖其說以言於晉公司馬昭既受封錫遂書其爵

今

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

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

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

蜀有鹽井朱提出銀嚴道印都出銅武陽

南安臨邛沔陽皆出鐵漢置鹽官鐵官火欲復其利

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

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使疏吏翻

今宜

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

郡有董卓塢

董卓築塢於扶風郿縣

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

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

開廣陵城陽為

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蓋魏廣陵郡治淮陰故城城陽郡治莒二郡壤界實相接也則

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艾重言曰

重直用翻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

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

命地盡南海

南中之地東南帶海接于交趾

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

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春秋公羊傳之言

今吳未賓執與蜀

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孫子曰將

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艾雖無古人之節

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

搆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

謂平諸葛

誕也說
輸芮翻

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

復扶
又翻

威德振世

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

舟絕迹全功保身邪

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勾踐滅吳
以雪會稽之耻乃扁舟五湖汎海

而止於陶欲絕其
跡乃號曰陶朱公

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

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

老夫矣

言為亂也維之智固足以玩弄鍾會於
掌股之上迫於時制於命奈之何哉

由是情

好歡甚

好呼
到翻

出則同輦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

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

表白事

要一遙翻章表上之魏朝白事白之晉公

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做多

自矜伐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既以怒昭

又以疑父

咸熙元年

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

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

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

充將兵入斜谷

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

安

將即亮翻

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鄴

楚王彪之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五初鍾會以

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

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

後謚文明皇后

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

好呼到翻

寵過必亂不可大

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

自漢以來丞相有東西曹

掾屬

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

魏制凡遣

將帥皆留其家以為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

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

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

指掌耳

指掌言易也數所角翻

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

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

彊其兩翻

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

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

憂其不能辦邪

言會若能辦之也

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

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

惡

作為也惡不善也作惡作亂也所為不善也

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

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

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

言邪

忘平生放糊

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

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

先悉近日常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賈護軍賈充也時

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復扶賈亦無以

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了辭也鍾會遣衛瓘先

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

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瓘監艾會軍遣之收艾是以乃

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

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謂復如爵賞如敢有不出誅及

三族比至鷄鳴比必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聞

門瓘乘使者車

續漢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

車斧車轡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環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駟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駟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勅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亦衡軛徑入至艾所艾尚卧未起遂執艾

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

趣七瓘喻翻

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

諛言將申明艾無反心

諸將信

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

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
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

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談何容易

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

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

諸葛亮所築城固之樂城也

吾自將十

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

艾相國知我獨辦之

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之事語牛偕期

今來大重

大讀

曰必覺我異矣

異變也

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

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

蜀漢謂漢蜀郡漢中郡之地

丁丑會悉請護

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

此皆從會軍在成都者也

及蜀之故官為太

后發哀於蜀朝堂

明元郭太后去年殂蜀都成都有朝堂朝直廷翻

矯太后遺

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

坐卧翻

使下議訖

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

州諸曹屋中

著直略翻

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

疾篤出就外廨

廨古隘翻舍也

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

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

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

月幽而復明

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如丹陳壽孫盛干寶之譏貶皆非也

會欲

從維言誅諸將猶預未決會帳下督丘建

風俗通丘魯左丘明之後

又云齊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

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慙烈獨坐

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

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

坑白楮數千

紹徒亥翻語下倨翻楮步項翻

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帽

帟魏武帝所製狀如弁缺四角帟苦洽翻

拜散將

將即亮翻

以次楮殺內坑中諸

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已卯日中胡

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

雷盧對翻

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

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

杖與仗同直亮

翻

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

匈許容翻又許勇翻毛見曰匈匈喧擾之聲

有

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

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

舉杙以柱門

內人謂會所閉在屋內者杙舉綺翻杙案也

兵斫門不能破斯

須城外倚梯登城

斯此也須待也言其間無多時於此可待也

或燒城屋蟻

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

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考

異曰衛瓘傳曰會留瓘謀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
以示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
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
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
軍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
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
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
宣告諸軍並已唱義度旦共攻會殺之常璩華陽國志
曰會命諸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
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今從魏志又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
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斗大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

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死喪狼籍

璿從宣初鈔楚交翻

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

分扶問翻

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

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

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過於緜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

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

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

免乎

衛瓘行鎮西軍司而杜預為鎮西長史則為同僚而軍事則瓘任之也瓘字伯玉

身為名

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謂激田續使報御艾而行其私

也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預預怒之子

也

杜恕見七十三卷明帝景初元年

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

妻及孫於西城

西城縣屬魏興郡為晉武帝叙艾孫灼張本

鍾會兄毓嘗密

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

卒

翻

晉公思鍾繇之勲與毓之賢

鍾繇有定關中之功

特原毓子峻

迪官爵如故

裴松之曰地勅連翻

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

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

事見上卷

景元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

復扶又翻

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

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

玄注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陸德明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胔江百翻胔才賜翻周文王澤及朽骨當時

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

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訓物不

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于世

背謂背誨明公讐對

明公讐對

枯骨

言會已誅晉公復以枯骨為讐對不令收葬

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

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

庚

申葬明元皇后

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

二千人守永安

姓諧羅本顯項未屑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為楚所滅子孫以為氏譙周巴記

曰漢獻帝初平六年益州司馬趙韙建議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為巴東郡

治魚復縣蜀先主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聞成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

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

亭三日

帥讀曰率都亭永安之郡亭也臨力鳩翻

吳聞蜀敗起兵西上

上時掌翻

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朝直遙翻吳為唇齒不

恤我難而背盟邀利

難乃旦翻邀一遙翻

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

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虜乎

降戶江翻

保城繕甲告誓將士

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衆而西

協步騭子吳以撫軍將軍

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

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

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衆

三萬人增憲之圍

時吳以陸抗為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帥讀曰率

三月丁丑

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

顗為司空

顗魚豈翻

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

高貴鄉公

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帝景元之三年加封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二十郡

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

顗魚豈翻

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

侯與一朝之臣

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魏朝之臣也朝直遙翻下同

皆已盡敬

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

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

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

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

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

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

姜維既死張翼廖化董

惟

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

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

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有所當鳴

呼使正束帶立於朝上而擯贊漢主下而與賓客言事事令宜而無闕失豈非人臣之至願哉乃慨然

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

建寧漢益

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寧郡治味縣

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

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

臨力鵠翻

諸將咸

勸弋宜速降

降戶江翻下同

弋曰今道路隔塞

塞悉則翻

未詳主之

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
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
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

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焉已

降魏也將即亮翻守式又翻

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

致其命

無父母鳥生無君鳥以為生所謂人生在三也難乃旦翻

今臣國敗主附守

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

質如字

晉王善之拜南中都

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

晉志安樂屬燕國樂音洛下問樂同

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

蜀技

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為于偽翻下同技與伎同渠綺翻

旁人皆為之感

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

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佗曰王問禪曰

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謂禪曰若

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

日不思

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儒生之搜章摘句也

因閉其目會王復問

復扶又翻

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左右皆笑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

新附督蓋

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在今鄞縣西略其長吏

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

長知兩翻

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

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

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秦廢五等爵漢列侯以戶為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操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亦虛封也騎奇寄翻

甲戌改元

始改元咸熙

癸未追命

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羅憲被

攻凡六月

被皮義翻

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

走

說輸芮翻下布說同

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

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

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還

晉王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

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為四十號之首言

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

封萬年亭侯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

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

鄭冲總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州

刺史治龍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至是分為二州廣州治番禺

交州還龍編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

令子靈出拜之

靈讀如響

休把興臂指靈以託之癸未吳主

殂謚曰景帝

年三十

羣臣尊朱皇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

初亡交趾攜叛

謂呂興反也

國內恐患欲得長君

長知兩翻

左典

軍萬或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

斷長沙桓王之壽也

孫策謚長沙桓王斷丁亂翻

又加之好學奉遵

法度

好呼到翻

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

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

無隕宗廟有賴可矣

賴恃也利也

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

大赦

皓字元宗孫和之子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

國事

依五官將故事也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

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

從才用翻處昌呂翻

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

琇息救翻憲英

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為于偽翻難乃旦翻

琇固

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

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

爵關內侯

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故以諫會為功而得封

九月戊午以司

馬炎為撫軍大將軍

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驃騎車騎衛伏波等將軍下

辛

未詔以呂興為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

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

寧爨谷為交趾太守

爨氏建寧之大姓世為耆帥至隋唐為東爨西爨蠻杜佑曰昆明在

越窩西南諸蠻所居

率牙門董元毛晃

晃古迴翻又古惠翻

孟幹孟通爨能

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為其功曹王統所殺

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

貶其號從夫而自父其父母其母

追謚父和

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

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或為

給事黃門侍郎

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為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

掾于緇翻

以使於吳

使疏吏翻

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

還以開廣大信

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國之信攜吳人之心

晉王因致書吳

主諭以禍福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

景王後

司馬師謚景王

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

炎

問音

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

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郤

郤與

滕同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

從干容
翻相息

亮

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

益

為于
偽翻

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為

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

長知兩
少詩治
翻

賈充曰中

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

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

也

相息
亮翻

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世子

為晉武帝不
能容齊王攸

張

吳主封太子璲及其三弟皆為王

璲弟名璲璲音
如兕觥之觥次

名鉅鉅音如少莽之莽次名彪彪音如立妃滕氏為皇
褒衣下寬大之褒皆吳主休自作名字

后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

宮女以配無妻者科條也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

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呼好

翻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

朔興布入朝朝直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以后父滕牧為衛將軍錄尚書事牧屠之族人也滕屠為孫

緄所 是歲罷屯田官置屯田官事見六十二

卷漢獻帝建安元年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